

大学生暑期兼职受伤休学 能主张索赔误工费吗？

法院：兼职收入也应被认可为合法的误工损失来源



张剑说法

本报讯(安徽商报 元新闻记者 张剑 通讯员 蒋元媛) 大学生暑期兼职期间,遭遇交通事故受伤后休学,能否主张误工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?近日,合肥市庐江县法院审理了这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。

在校大学生朱某(化名)暑假期间在某单位勤工俭学。2024年7月7日下班途中,朱某骑行电动自行车与黄某驾驶的轿车发生碰撞。经公安交管部门认定,黄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。

事故造成朱某眼部受伤、骨盆骨折等多处损伤,住院治疗19天。黄某驾驶的轿车实际所有人是徐某,该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,还投保了300万元保额的商业三者险。事故发生后,朱某于2024年9月办理休学一年的手续。

朱某向法院提起诉讼,要求黄某、徐某赔偿医疗费、住院伙食费、误工费、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5.8万余元。

保险公司对朱某提出的误工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提出异议,认为朱某是在校大学生,无固定收入,且未达伤残标准,不应支持误工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。

庐江法院经审理认为,误工费损失应以受害

人有无劳动能力及有无收入作为评判标准,与受害者是否具有劳动者身份无关。应以受害人实际损失情况为基准,在合理范围内对受害人进行赔偿。虽然朱某是在校大学生,但根据其提交的某单位证明及用工考勤表,足以证实其暑期务工的事实。结合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误工期鉴定结论和暑假通常为2个月的实际情况,酌情支持朱某误工费6000元。

法院认为,朱某虽未达伤残等级,但因多处骨折和损伤导致其休学一年,对其学业和未来就业都造成了负面影响,精神上的痛苦客观存在。

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支付朱某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,合计赔偿各项损失2.5万余元。

一审判决后,保险公司提起上诉。

近日,合肥中院二审驳回上诉,维持原判。

法官提醒称,随着灵活就业的普及,兼职收入也应被认可为合法的误工损失来源,这既顺应了劳动形态多样化的新趋势,也保障了青年群体的劳动权益。在司法实践中,精神损害抚慰金通常与伤残等级相挂钩,但并非“有伤残才有精神赔偿”。精神损害的认定,应综合考虑被侵权人的伤情、康复周期、对生活的影响等多重因素。



周继龙 / 图

60多岁的刘宝章跨越四十余载寻故人

彭一尘的家人们 你们如今在哪？

“你们能帮我找一找曾经的故友彭一尘的家人们吗？”近日,60多岁的刘宝章联系上本报“小区大事”栏目求助。

病房温情：生死边缘的珍贵情谊

1983年盛夏,21岁的刘宝章因败血症住进安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,在弥漫着消毒水气息、满眼单调白墙的病房里,开启了一段长达半年的艰难时光。而邻床的彭一尘,如同一束光照进了他这段灰暗的日子。

彭一尘患的是心肌心包炎,与刘宝章是邻床。一次,刘宝章在与死神擦肩后苏醒,窗外树叶在夏风中轻晃,阳光如金箔洒在病床前,主治医师笑着告知他死里逃生。这时,邻床托腮看着他的彭一尘,露出孩子气的笑容,从枕头下偷偷递出糖果,轻声说：“你吃点,病才好得快。”那一刻,两人情谊的种子就此种下。

他们年纪相仿,却有着不同的出身。彭一尘是合肥造纸厂的工人,家住三里庵,距离医院不远;刘宝章来自农村。然而,病痛打破了出身的界限,让他们的情谊如藤蔓般生长。彭一尘讲述造纸车间里机器

的轰鸣,刘宝章则分享田埂上的蛙鸣蝉噪;彭一尘憧憬成为像夏医生那样救死扶伤的人,刘宝章则立志成为作家,将病房里的故事写进书里。那段日子,树叶的婆娑、夏医生的鼓励、彭一尘的笑脸,成为刘宝章对“活着”最生动的认知。

彭一尘的父亲彭毅(音),更是如及时雨一般,在刘宝章最窘迫的时候伸出援手。为购买稀缺却关键的新药,他一次次奔波于新特药商店;刘宝章日常用品短缺时,他也默默帮忙添置。这份关怀,在病痛的寒冬里,如暖阳般温暖着刘宝章。彭一尘的妈妈和姐姐来探望时,也总会给刘宝章带来糖果,轻声细语的问候,让病房的日子多了许多暖意。

命运弄人：四十二载牵挂难释怀

然而,命运却无情地开了个玩笑。刘宝章出院不久后的一个下午,收到了彭一尘家人的来信——彭一尘已于11月11日离世。这个消息如重锤般砸在刘宝章心上,让他许久都回不过神来。

次年,刘宝章带着老家瓦埠湖的土特产,前往彭一尘家看望其父母。彭一尘的父母拉着他的手,眼中

满是强忍的悲恸。饭桌上,阿姨精心烧制的一桌好菜,却因悲伤而难以下咽,他们望向刘宝章的眼神里,思念几乎要溢出来。刘宝章深知,自己的出现只会一次次撕开他们的伤口,此后便不忍再去打扰。但每次经过三里庵,他都会望向彭一尘家的方向,思念如潮水般涌上心头,心情久久难以平静。

时光匆匆,四十余年转瞬即逝。如今已退休的刘宝章定居合肥,本该在含饴弄孙的年纪享受天伦之乐,可他的心中却始终有个执念——找到彭一尘的家人,再叙当年的情谊。他时常前往三里庵寻找曾经的住址,可如今的三里庵早已旧貌换新颜,造纸厂也已不见踪影。无数次的寻觅,换来的却始终是否无音信。

如今,42年过去了,彭一尘的父亲大概已有80多岁,姐姐彭敏(音)也该60多岁了。刘宝章写下这些文字,只盼着若有人知晓彭家亲人的消息,能与他联络。这四十余年的牵挂,不仅是对那段盛夏深秋情谊的执着坚守,更是对故人家人的深深惦念。

若您知晓彭毅(音)、彭敏(音)相关线索,请联系本栏目,助这份跨越世纪的牵挂画上温暖句点。

通讯员 张云泰 安徽商报 元新闻记者 许家权